# 澤雅堂文集

澤雅堂文集序

此總角交施君均甫之遺文也均甫負異才髫齡即以能詩名少孤奇窘爲童子師以養母不數年入邑庠庚午登賢書兩應禮部試不讐遂遠赴蘭州投左文襄軍營留佐幕府薦擢至府同知戴孔雀翎旋因公鐫級時張勤果以副帥駐軍阿克蘇城出關五千里往依之勤果甚重之倚如左右手嗣勤果入都暨開閩山左咸隨其行俾總理營務積功造保至候補道加二品銜越二年入　覲爲部臣持其短長勤果具疏力辯奉

特旨以原官原銜發往山東補用初均甫在都因拂
鬱病齒頰腫腐又誤於藥及抵山左勢加劇帀月遽
下世烏虖傷矣其所著澤雅堂詩初刻僅六卷其餘
未刻之詩古文稾勤果爲付手民迨澤雅堂詩二集
成勤果已騎箕而去文稾遂中輟未梓由其親串鄭
寄興余余乃函商老友潛園觀詧篤念故交慨許授
梓居然告成此編是也均甫自以　特用道員得缺
當易以爲眞除後卽相招可遂聯襼之樂詎意竟成
虛願亶堪浩嘆至其爲文議論縱橫時露精悍之色
蓋頗肖其爲人憶於弱冠時嘗屬余鐫小印曰我輩

豈是蓬蒿人惟念均甫以有用之才遽止於此雖未得展其抱負然是區區文字亦足以長留天壤均甫豈眞蓬蒿人哉

光緒癸巳春王月淩瑕

# 澤雅堂文集目錄

卷一　論說

卷二 書

卷四　記

卷五　傳　書事

卷七題跋 錄

# 澤雅堂文集卷一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 論過

天下之無過者聖人而已下此皆不能無過其有終身在過中而人覺其無過者鄉愿也聖人之無過全於德也鄉愿之無過善於飾也且聖人不自謂無過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人非聖人無由知聖人之過爾顏淵不貳過固常有過矣改之速而不貳耳孔子薦之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勇於欲改焉耳改與否未可知也孟子稱之若是者

何也崑山之玉而有微瑕焉瑕之外猶是玉也磨而治之去其瑕焉亦可矣以爲瑕而棄之必求所謂無瑕者吾慮其得碔砆也蓋無瑕者天下之至寶而反可以贋託者也然則觀人者當知觀過矣過之中有顏淵有仲路有非顏淵仲路而可以爲善之中人過之外一聖人衆鄉愿而已聖人者千百歲而僅有者也其求於人者必聖人而止其得於人者必鄉愿而止矣棄顏淵仲路與凡可以爲善者而得鄉愿吾見其惑也鄉愿可以無過必不能爲善者也夫無過而不能爲善與有過而可以爲善君子辨之矣是故責已

以嚴而論人以恕

正矯

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若爲勿聞也者而過之弟子問之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孔子之親故有不孝若是哉非也彼疾夫禮失則僞世之治喪者徒以外飾也思以其身矯之哭云乎哉雖歌亦可矣致其情所以盡哀也哀云乎哉雖樂亦可矣忘其情所以觀化也矯禮之失至於廢禮而任情冥情而乘化視送其母之死如送歸客焉高明之極入于異端愈矯而愈失者也莊周之書有曰哭

踊衰經隆殺之服衰之末也又載顏回問於孔子曰孟生才毋死而不哀而以善喪蓋魯國孔子曰孟生才盡之矣進於知矣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始原壤殆其流亞歟夫先王之制禮也於喪事爲加詳至於嚴親之終尤爲喪事之大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其哭踊之節衰經隆殺之義而後天下有父子也以禮爲僞而一決其藩猖狂恣睢之行足以亂天下矣禮也者制情者也情也者制而後可用者也情不受制而放焉其上智爲異端異端亂天下之鄙也然則孔子奈何曰喪與其易也甯戚救禮之僞

而示之眞也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絕道之岐而守其正也所以治異端也於原壤存其親故無望於親故之外也亦以治異端也微言爾他日夷俟則曰老而不死是爲賊顯言爾春秋之作也微而顯志而晦於原壤施之

食報

同治十年四月今副帥張公攻甯夏之回破納家四堡俘其衆三千八張公擇壯佼善戰者殺之問其餘曰何故復反曰久與官和矣陝賊西來主者恃之故又反公曰汝輩故百姓也抗官曰反從官曰降誰與

汝和敢言和者斬旣而復言之公怒以屬諸將諸將恨士卒之死傷也將盡戮之桐城汪君景度方襄軍事趨告於公曰如賊言殺之當雖然不肯言降而言和與不知言降而言和半焉必有以辨之多殺何爲公曰諾一一自鞫之釋其老幼婦女凡活八百餘人光緒八年三月公以語補華且曰汪君有二子賢而能文聯翩入庠序矣將食活人之報乎補華應曰然退而告人曰亂民擬敵國狂悖甚矣借曰無知誠而不改正其名而殺之義也憫其愚而救之而聽之仁也義終於仁合天道焉其應食報均也汪君先之耳

無張公之義而有汪君之仁不足以止亂天道

客問於施氏曰李兆受詹啟綸陳國瑞三人者皆爲悍賊皆降皆好殺人皆立功皆獲罪兆受啟綸皆以誅死國瑞遣戍黑龍江病卒朝廷復其原官建祠立傳其始皆同禍福之終何異耶施氏曰嗚呼此可以觀天道矣啟綸之事吾勿能詳兆受則方其爲賊賊也及其爲將賊也至於黜而爲民猶之賊也好亂樂禍濟之以貪行之以狡不受誅無天也國瑞雖號好殺其隨僧忠親王轉戰河南

山東忠勇無敵使忠親王不死國瑞久受駕馭功名成就可量哉不幸軍敗王薨並時稱帥無能用國瑞者抑且忌之賊平而身廢矣又以袒啟綸之故深致其罪而遣戍之夫憑意氣然諾而不衷於禮與事勢異而疑忌衆不知所以自斂僅武人不學之失耳然其坐廢也無怨言其遣戍也無違命其在戍所俄夷內犯憂憤流涕以至於死豈兆受啟綸之用心哉莊生有言天之於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兆受啟綸之天賊以賊報之國瑞之天忠以忠報之所以見天道也曰是則然矣兆受啟綸悖虐無道科其死罪

歲月有之皆以俾脫若天相焉而死於小罪何耶曰人之凶殘與世之亂氣適然相值天亦不能遽取而徐待之以熟其惡而盈其貫乘其旣衰以致罰焉而國之刑以及之自古以然豈唯兆受敵綸然哉亦所以見天道也若夫以國瑞之忠而終已無後則好殺人之故也天於國瑞各施其賞罰而無頗焉而兆受敵綸求一日病死而不得疏而不漏焉可誣哉客退而告人曰吾乃今知有天道

表微

或問曾子之妻爲其姑蒸藜不熟曾子出之有諸曰

於情事有之曰蒸梨不熟小罪也爲妻而至於出大罰也加小罪以大罰可乎曰此曾子忠厚之至也曾子之妻必有大不得於其姑者姑性之嚴歟婦道之悖歟不可得而言也曾子若據是出之其妻蒙不順之名不可以反歸不可以更嫁生人之道盡矣豈以處棄婦而安慈母哉唯是蒸梨不熟以爲事姑不謹失之小者耳由是以出謂曾子薄於其妻亦失之小者耳其事可原其名可受以小失掩大惡非以小罪加大罰也棄於夫家猶可以毋家也誓於曾氏猶可以他氏也絕其爲婦不絕其爲人故曰忠厚之至也

若由其迹觀之里巷狂暴所不爲而可以疑曾子哉防詐

左文襄公重人勤苦之行爲陝甘總督有秦州知州彭某垢衣惡食堪人不堪出無軒蓋跨蹇羸從羸僕蹐躅鄉邑閭文襄稱之曰此廉能也官事必右之而下擾上訐僚長以目有大逼知縣邵某師彭之爲而加甚焉文襄稱之曰此廉能也官事必右之而下擾上訐僚長以目兩廉能者後皆以富歸及討新疆之囘移軍肅州闢地十數畝以爲蔬圃而令材官爲之傭文襄旦起治文書接賓客倦則扶杖游於圃有材

官吳某者時文襄之出短衣敝屣擔糞趨過其前他日時其出曰其糞而燥焉他日時其出水其糞而灌焉他日時其出土其糞而掩焉文襄目中無勤苦如吳某者用爲肅州金塔副將其後以贓敗

旅說

易旅卦外離內艮離火文明艮山阻止才士而爲羈客當之旅之道喜柔而惡剛乾寄坤家而失其勢剛不可用也互巽與兌巽爲順兌爲悅客順而主悅安於所旅是故柔者吉也三在下卦之上四在上卦之下似客之已貴而未尊者以九之剛其氣甚亢二地

危故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四位偕故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三以亢遭窮四以亢取厭也上與三應而又用九焚其巢猶焚其次也以其自居益高故謂之巢而鳥之先咲後號則以猖狂見辱悲生於心喪牛於易凶則并其任載行李者失之所喪不止僮僕矣愈亢愈窮見逐而無所容之象故剛不可以處旅也六二柔居陰位旅即次懷其資得僮僕貞六五柔居陽位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柔居陽位猶獲譽命則反是者可知矣然稍見其才而射雉即有一矢之亡旅不可以負氣并不可以見才巽之至也唯

柔其氣不當卑其志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又以柔失之而豈巽之謂哉大抵其氣愈亢則其志愈卑外强者中必乾故困於旅則一也有才士為羈客者以亢見罪施子冀其以巽自免也作旅説貽之

## 蝗説

光緒戊子余在濟南自三月至於五月不雨麥收甚薄畝不過數斗黍稷之苗日以黃萎禱祈無所應蝗子蠕蠕出土中已而生股而行已而生翅而飛其飛蔽天而下當所下處黍稷之苗立盡愈捕愈衆民仰天而哭六月三日雨蝗不能飛宛轉泥淖中遂與泥

俱化嗟乎此盜賊之所以興與所以滅也盜賊可盡捕哉

李德裕論

道德之士所以輔太平也功名之士所以定禍亂也道德之士竭誠事國有好惡之正無恩怨之私功名之士則才與識足以救時如藥之有峻品決壅破滯通達三焦而性不能無毒蠧聰明材力加於人人無道德以涵養之於是恩怨著於心未能自化也然用以起委墮重膇之疾收效甚多深於醫者知其性而制其毒遇其疾而投之故峻品亦聖藥也若留其毒

而用焉必以療疾而滋疾昔者嘗怪唐世李德裕歷事穆敬文武諸朝其帥浙與蜀咸有異政在蜀控馭蕃種才過韋皐及相武宗平劉稹誅楊弁詔諭何弘敬王元逵深中機宜算無遺策元和以來國威再振如瘻人之漸起不可謂非救時才相也卒與牛僧孺李宗閔輩結怨至深分爲朋黨宣宗臨朝遂以貶死未嘗不惜德裕才有餘而德不足恩怨蓄於心不能自化而因以自累也雖然任德裕者誰乎文宗謂去黨難於去賊是忌峻品而不用者也武宗相德裕知用峻品矣而未能制其毒故賴其才以指揮區處戰

勝於朝廷不翅去其忮心抑其盛氣披其黨而安其
仇使不怏心於報復救時之相得以功名終為晉之
技撫匪徒藥之性偏也使德裕得遇太宗封倫魏徵
各有位置安能與僧孺宗閔互爲報復哉且盡其才
識功名所至甯止於是乎惜乎德裕之峻品而遇武
宗之庸醫也吾觀德裕於穆敬之朝雖在外藩不忘
忠諫其獻敬宗丹扆六箴尤得引君當道之意是未
嘗無道德者特以涵養未深恩怨萌芽不能悉去及
其入而輔政權勢益高德裕之黨又從而搆扇之毒
發於心莫能自制任德裕者又不知所以制之以致

反而自中其毒功名不終朋黨益起身與國咸受其累焉嗟乎有救時之才而不獲竟其用其人之不幸亦其國之無福也使武宗有以制之貞觀開元之治不覯於會昌哉故吾於德裕之事不忍咎藥而咎醫

張居正論

任天下之大事者負天下之大才者也然有其才而氣亢不能下量隘不能容則適爲天下樹攻擊之的矣其間復以偏心私意施之於事則慮攻擊之未力叟遺之具矣若是者勢力雖厚功名雖高未有不終於喪敗者也昔者蜀諸葛孔明受遺輔政宮府內外

一身任之上自後主下至老臣宿將帖然無有忌疑之意身死而名德益長是挾何道哉澹泊寧靜不以盛氣加人也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不以孤量自用也放李平誅馬謖一本天下之公而府無餘帛庫無餘財不以偏心私意施之於事也夫大才者小才之所忌不才之所懼也萬金之子恃其豪富德惠不及於鄉鄰則羣刺其陰事而證之必破其家始快也吾觀張居正之相神宗十年之間尊主權課吏治弭邊患裕國計循名核實起衰振墮萬里之外號令必行不可謂非天下才也然方柄國時劉臺劾其專擅余懋

學議其煩苛吳中行趙用賢於論奪情之事詆其志情貪位及身歿未兩年言者蜂起遂發其交馮保陷遼王之罪盡奪爵謚籍其家而戍其子而後世目以權臣以吾論之專擅煩苛之論不足以服居正之心而奪情之事居正亦有以自辨至交馮保陷遼王事雖有迹亦不如言者之甚唯其氣亢而不能下量隘而不能容有以攖天下之怒而致其攻擊身死名裂其罪遂至今莫白也何則人臣遭國不幸輔幼主總大政無所作爲則天下漸即於亂而已受推諉之罪有所作爲則天下雖即於治而已受專擅之罪夫伊

尹之相太甲周公之相成王天下政令一出其手雖仲虺有所不與召奭有所不喻由其迹觀之亦不免於專擅也然考其用心察其行事唯有益於國家大計而已無所私故至功成論定謂之任重不謂之盜權劉臺劾居正逐高拱用張瀚贈朱希忠王爵誠亦無可解免然其他作爲有益於國家不少是猶公私相參功罪相抵雖不類伊周之任重亦非同莽操之盜權也至謂作爲煩苛欲繼以寬大之政則尤不達時務之說夫居正舉先代成憲挽當時獘政非若王安石之變新法也明之中葉士大夫習於一切苟且

之治而奸吏貪暴勢豪兼幷小民困窮天下岌岌不可終日居正立章奏考成法立廉能召見法度隱田革加派免逋賦其勤於官事如鞭瘓者而使起其懲奸吏抑勢豪恤小民如奪飽者以予饑天下遂將亂而仍治誠達於時務者所爲也嗚呼以因循不治爲寬大以振作有爲爲煩苛使天下如百年老屋望之巍然而樑棟榱桷日朽月腐一旦風雨至敗壞不可救此庸臣所不恤而忠智之士深悲遠慮汲汲以圖之也令居正當洪武永樂朝甯不知以簡靜爲治哉故曰專擅煩苛之論不足以服居正之心也奪情之

事史謂居正聞父喪帝雖遣使慰問未嘗有意留之居正自以握權久一旦去位恐人謀已侍郎李幼孜太監馮保遂承其意以中旨奪情天下後世用以爲居正罪此史臣厚誣之辭不可信也按太岳先生集載居正聞喪疏請終制者三帝留之亦三每留益切要以先帝之付託動以藐躬之幼沖並述兩宮太后之命聞居正去位若嬰兒失乳皇皇求其慈母者其書具在可以覆按豈得謂無意留之耶至請之不已乃遣太監魏朝與其子嗣修馳往治喪其後居正歸葬又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趣還朝由此觀之當時

奪情乃太后與帝之意非居正謀而得之者也特以怒吳中行趙用賢輩之攻已激帝廷杖四人天下遂深惡而厚誣之耳且君父一也不忍於死父不忍於先帝不忍於嗣皇留則無父去則無君有聖人作金革無辟之外當立一義以處此吳中行輩所論守經而未合權不足以定居正也故曰居正亦有以自辨也嗟乎以居正之才與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使能少自斂抑內主獨斷外示和衷取天下弊政從容改易不爲嚴厲操切之象士之持正論而迂闊者姑存其言而勿與爭使無所憤激因以整綱飭紀移風易俗

天下嘗益進於諂有斂抑之意誰謂之專擅有從容之時誰謂之煩苛至於奪情被論嘗請帝明諭廷臣延所以再三留之指達一己之隱衷而不拂天下之公義則如居正者天下將信爲社稷重臣矣彼結內侍陷親藩誰肯攻之身後以與大獄哉且吾觀太岳先生集其與內侍書札皆能規之以正爲馮保作生壙志亦以忠貞相諷遼王自以罪廢居正始終未嘗坐以謀反若謂洪朝選往勘不希居正指羅織是時居正當國何難更遣一心腹按之至王妃所奏府中金寶盡歸居正及籍居正家幷其親族所有不過黃

金萬兩銀十萬餘則事之有無不待辨而明矣故曰不如言者之甚也抑吾聞之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主必先疑而後讒入史言居正侍講筵帝讀論語勃如戰色誤勃爲背居正厲聲訶之帝爲驚起則當時帝之敬禮居正制於太后而有然而心之疑忌固已甚矣霍光得禍萌於宣帝之如芒刺背李德裕得禍萌於宣宗之毛髮灑淅居正得禍萌於帝之聞聲驚起是氣亢之爲害更甚於量隘也不然帝雖無道居正以師保之尊功在天下豈得因竿可立江東之一言遽籍其家戍其子哉論語記孔子君在踧踖如也與

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泰誓曰若有一个臣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世有如居正之才者乎願持此語戒之

# 澤雅堂文集卷二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 上張副帥書

新疆貿易各外部其顯隸於俄者塔什干安集延而已此外布噶爾愛烏罕乾竺特巴達克山克什米爾之屬在中國皆有羈縻勿絕之義而沿邊西南布魯特西北哈薩克尤外部之最親近者今俄人行貨天山南北得免稅釐而各外部則否是俄人獨獲贏餘外部無不折閱矣何待俄人厚而外部薄也俄人敵我者也外部坿我者也肥我所敵瘠我所坿是謂駢

拇枝指連無用之肉割以益人之食也且外部之坿我者能甘心折閱乎諸夷性情唯利是視苟見俄人得免必折而坿於俄凡非俄人皆俄人也凡非俄貨皆俄貨也甚至纏商華商之黠者亦假借蒙混於其中中國辨之俄人庇之恐其生釁又强聽之爲坿中國利乎爲坿俄人利乎從此堅其所嚮矣故失物稅尚小而失人心尤大孟子曰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今爲俄人敺各外部與纏商華商而歸之是籌邊何策也各外部歸之新疆之手足痿纏商華商歸之新疆之腹心傷人苟手足痿而腹心傷有

不僅仆者乎直立而俟之耳噫嘻新疆無十年之計矣居今救之之術獨有仰乞
天恩明降　諭旨謂新疆通商辦理之始陸路廻遠運載綦難宜廣招徠且存體䘏凡貨之出關者進卡者兩年爲斷概免釐稅兩年以外一例徵納云云則
朝廷之恩無屬不被非爲俄人刼持而然也　國體存人心服敵計窮邊事辦矣事理明白聽者易從一疏爭之可允也公以爲何如

上張撫部書

一昨以覆陳河務屢與公爭非好爭也重大之事而

親厚之情必有幾微之未安求嘿嘿而不得也況補華所爭意不在河務一疏公以布衣徒步奮起光固之間爲令牧則有治績爲將帥則有戰功吏才兵略國論民譽二十餘年以前天下稱張某者固以爲當今奇士轉戰而西甯夏得回爲獮草薙出嘉峪關規復新疆西至漢書溫宿疏勒之地誅其酋而安其衆闢其荒衍養其瘡痍正其風俗誘之以禮義鳥言獸面之民信極而感生畏終而愛切安集延俄羅斯外國商民咸受約束馭兵之肅責吏之寬待士之敬新疆三帥而人心仰服獨有一張是殆名臣之選奇士

不足以盡之萬里徵師宿衛　京國忠勤恪慎　雨
聖歎之王公大臣執手推慕曹部賢能翰林尊宿爲
誠報禮日接於門此必蓄積於中而後傾動於外者
進秩尚書換職巡撫簡自
帝心而有覩河之　命補華不必上方古人請問咸
同已來三十餘年達官貴人現今在者才能譽望以
及際遇之奇如公凡有幾輩然則公之恃以不朽者
多矣大矣精神智慮當留以報　國救民慰天下之
望者用至廣矣事之小小其於精神智慮宜有重惜
而無輕耗沈慶之有言耕當問奴織當問婢疏奏書

問幕府文學所司耳公但授之以意使好爲之而討論其未合者幕府文學用專一之技盡營造之功必能悉如所指何事濡毫伸紙與爭勝於文字之間且文字之事在乎操之者熟操之未熟而急求之於意於詞於氣必有信於心而疑於手神煩志沮終亦未工耳夫幕府文學何必不爲公屈伏所可惜者精神智慮止有此數於小者竭之將於大者遺之耳爲公今日計獨有治文書接賓客之暇息心清坐使一日之中精神智慮勞有所休消有所長則誠不朽之助耳疏奏書問縱能極筆舌之能於公何加毫末哉舍

其所以在彼而勤其所以在此少爲奇士壯爲名臣及乎將老日不暇給復與文人爭翰墨之長天下將笑爲以不朽之大易自用之小也公亦爽然自失矣無任冒昧不宣

復許萊盟先生書

正月之初捧誦賜書循環再三且愧且感伏維履道貞吉旣壽且康補華自去歲秋間常常小病心煩口渴逼夕不寐治之時止時發積至正月中旬傷寒大作醫者又誤用附子乾薑遂至增劇比來服湘陰焦君之藥疾以漸減然諸患雖去以前藥傷損少陰喉

痛便結久而未解以此悟凡爲天下之事者苟誤用其方未有不見禍當時遺害他日者也以強失之者誤用熱劑例也以弱失之者誤用寒劑例也今國家治新疆待俄人殆誤用寒劑矣疆臣如劉如金如張皆兵力强盛可戰可守而又明於和夷之利害然三公者可以論病而不能主方其主方者使臣與樞臣而已俄人曰交還伊犂宜償兵費盧布九百萬則曰如約曰伊犂回人願爲俄屬聽其於三年中遷徙則曰如約曰交還伊犂後俄人須駐兵一年保衞遷徙之民則曰如約曰阿爾台山喀喇庫爾納林橋諸地

宜歸之俄則曰如約曰俄人於天山南北行貨暫免稅釐則曰如約曰喀什噶爾吐魯番嘉峪關須設立領事則曰如約如約者主方者也每主一方則益一病今日如劉如金如張分鎮兩疆但能保身之不死不能救病之不增異時和議成而班師詔嗣其後者苟非其人本病既深他病雜出必不可為諱矣嗚呼補華之病誤用熱劑者也所幸有焦君者挽回於其後故去病速而遺害小　朝廷之上左右用事之大臣獨無如焦君其人乎而忍視俄夷之病新疆也補華在新疆僕御侍疾之列耳非唯不合主方抑且不

敢論病獨以病之進退爲心之憂喜惴惴然日虞其亟已耳承示歸老以後所得詩篇至千餘首之多養沖宜鬱抑病之一方也俟之異日願註疏以傳之

復陳子餘書

惠書拜悉執事於萬里之外百事之旁伸紙和墨與蕉萃故人相應答言之而極其文文之而盡其情而於補華之所遇尤爲徘徊嗟嘆致疑於天之相忌感與懨弁不可名說雖然天之於人凡所以屈抑而挫折之者將有所成非有所忌也其或感奮而興或伊鬱以死則視所禀之堅脆能受此屈抑挫折否耳風

霜之所加蒲柳先零而松栢愈茂豈謂天之有忌於蒲柳也夫人所貴者功名祿位而已行誼文學而已持我之志與氣與屈抑挫折之天相支拄而徐俟機運之轉機運而遂轉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也機運而未轉不有得於此猶有得於彼也夫蒲柳之不足以成天固無如何矣自司馬子長韓退之柳子厚之徒出疑於天之忌才著之文字自補華觀之天工人代人苟有才天之所助何爲忌之自去其所助耶欲其相助則期其有成出此屈抑挫折以爲成之之具不知者見爲相忌而已矣嗟夫號物之數有萬人

居其一號人之數萬萬補華居其一天於人數萬萬之中如補華之陋不足以相懸霄足以相成而屈抑挫折如是其不偶然也補華敢致疑於天哉承示云甚感甚感異時折羽翙而損鱗縱埶事之賜也暑月至矣凡百珍重

復陳子餘論韓文書

惠書十誦具悉一一就中述曾文正語謂語學退之者莫如王介甫名論不磨十分佩服退之自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覿故其於古人之文無所不學而融洽變化自成一家書之誥誓詩之雅頌周官之攷

工爾雅之訓詁春秋三傳之屬詞比事孟軻荀卿氏之議論屈原氏之哀憤莊周之荒唐司馬遷班固氏之史才董仲舒氏劉向氏之學術揚雄氏之文章讀退之諸文往往遇之而要非古人之文退之之文也所謂攬羣言之總起八代之衰此歟退之傳李習之張文昌皇甫持正持正傳來無擇無擇傳孫可之習之無退之之奇傑而蒼渾類之如粱父之於岱也持正專學奇傑巉削而無厚氣可之專學巉削狹小而無高識其在退之之家不爲嫡子冢孫宋初學退之者爲穆伯長而歐陽永叔書舊本韓文後自謂得退

之眞傳然觀參軍文集無五代習氣已耳豈能高步退之永叔俯仰揖讓有李習之之態蘇明允常稱之以視退之筆有剛柔氣有陰陽詞有繁簡神與貌均不能合介甫健勁故於退之獨近退之學古人盡得古人筆法介甫學退之半得退之筆法退之健勁而骨肉適均介甫則骨多而肉少其轉折頓挫雖似退之往往筋橫氣促無舒卷自然之樂然其造詣所至已足以敵習之可謂韓門兩大宗矣明人羅圭峰今人張皋文皆力學退之者其病在痕迹未化桐城自方靈皋以下皆知推重退之然桐城一派實導源於

歐曾託之退之以取重耳其筆其氣其詞固不類也魏冰叔有言韓公是山分文字峰巒峻峭歐公是水分文字波瀾動宕爲持論最平附去别弟文一篇近時所作亦學退之者也乞爲審定

復趙桐孫書

文字之難晚而益信小時作文氣高志盛妄謂古人不難到及年稍長而學漸進則視去古人倘遠學愈進則視愈遠視愈遠則心愈降將棨日夜以幾之而年運已往神明將衰人事相牽又層出而迭起今日取前作詩文觀之多有不慊於意者已且不自賞何

況他人乎何況天下後世乎若夫異日之所至則又可觀矣然則士不幸而以文字傳其學力之專一猶不可以假易也愛伯所稱殆其私好耳以補華自視艮用歉然左右近著安得一一讀之問學造詣必有十倍於補華者至於歉不自足之心知彼此一致也愛伯讀書所得散見日記中編輯頗非易事所作詩文亦無定本去歲在都勸其早自部署文學甘苦寸心自知非後人所能盡喻也嗟夫俯仰古今蓋有功名之會士不賴文字之傳豈非甚幸歟比來精力能否如初手此敬候興居

與陶方之書

王君之才之識之氣之言論之文學補華目中未見有過之者十數年來足跡徧於秦隴滇蜀之郊西出嘉峪關七千里南出鎮南關二千里所至名公鉅帥皆待以奇士所任皆軍旅之事凡與王君同時者人材之視王君十駕而不能至名公鉅帥之待其人亦皆不如王君然比比得官以去小大不同各如其量王君今年四十又八獨無成就又無所賴以老於家夏間求食至山東張公待之甚厚補華與深交所以爲謀亦至迄無成就如故補華自論生平可謂困矣

詎意猶有如王君者今由齊之燕來謁左右其意亦無幾求欲就本班引見到省以閒曹終老左右能助其成否耶王君奇士也思以閒曹終老而猶待左右之助吁可悲矣然誠得所助而棄奇士於閒曹中此不獨爲王君悲也唯左右所以處之

寄龍仁荄書

前讀邸鈔知執事以尊甫之喪去官七月中又遞到訃音夫執事奉尊甫之命再任隴西日夜孜孜求古人所謂顯揚者報之而千里之違一日之變至於醫藥含殮之事勿獲躬親此其悼心失圖悲傷號慟豈

有虛詞可以解慰耶補華所最不然者節哀順變之說嗟乎生人之變有大於喪及父母者耶委心而順之視父母之歿如夏之有冬晝之有夜是孟孫才之居喪而後世阮籍陳壽之徒用以得罪名教者也孝子而忍從此說耶爲此說者導人於用情之薄踰禮之衰慰之者小而陷之者大豈居心忠厚之君子耶權焉而得其中期不滅性而已滅性則傷身傷身則致疾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長逝者之心與生存一也變不能順而性不可滅執事亦權之可矣湘中人云尊甫經營家事克儉以勤不使官中錢不用官中

物貽書執事勉爲循良寤是則尊甫居心行事匪獨垂示子孫天下爲人父者皆如尊甫之教子爲人子者皆如執事之事父先生長者坐乎庭戸之間而河山千里之外風行而德被此豈僅家之賢父已耶誠得當世名公蓄道德能文章者紀其事以傳之以釋執事之哀而爲世之封君勸也豈非顯揚之終事耶喪之所歸衣服錢財皆執事家中所有用敢以書唁之補華近狀執事在艱危中亦不欲相告也伏維鑒詧不備

復浚子與書

手書敬悉埘致復公一件亦卽日送去云待張運使
抵任方爲作書先是子中有求於朂公致書張運使
亦至今未作以此歎淵明所謂力耕不吾欺眞有味
乎言之也天下唯力耕之事求之之士不求之人求之
而得顆粒皆我應有而土不居功吾輩未習其事誠
悔之矣而數年以外又不知節衣縮食爲鄙夫纎悉
之計至於垂暮不免有求於人雖所求無幾所求之
人亦當世之賢者猶若不得已而應之則夫士之貧
貧而居下者屈心抑志俯仰於今之世也亦可悲矣
士於當世之賢者猶且屈心抑志俯仰以求之則使

奔走於小官而遇不知誰何之人居其上欲有求焉又可知矣補華重於仕進之心又因兩君而見也嗟乎孰不使人求我而我求人也耶先此奉答不能覼縷見子中請轉告之

畣浚子與書

子與足下兄來七書弟去四書凡所欲言者一一具復矣承論漢宋儒者之言並詢弟讀書所得竊謂讀書所得不可以口言也獨可徵之行事凡行事公私之心抑抗之氣高下之識寬隘之衷絜其人之前後而有異焉且所謂公心抑氣高識寬衷有之於己而

不褫之於人焉則讀書之所得可知矣聖人沒而大道湮七十子之徒止各得其性之所近至於漢宋儒者時與道合時與道離是非恃有勝心欲於考据訓詁義理之三者杓其一焉著書傳世則誦其所言爲我行事之證舍其不安於心者可矣無暇爲兩家別異同定是非也是故讀書所得爲已而已以爲已之疏密驗所得之存亡以是終吾身焉豈能外行事而空言之哉謝城先生詩第曾見其手寫本學人之言與嘲風弄月者根柢不同蘱翁序文實稱是姚春木所輯國朝文錄有大字本乞購一部寄來

復陳藍洲書

闢展之事足下但見彈章故前書有追咎之詞是非日久而愈明此事之有無凡湖南北江左右浙東西文武將吏游士遣卒自南畺歸者道出武昌足下執一人以問之卽知其誣不待華之再辨也至於左相見劾華亦不甚憾之韋處厚在中書而爲裴度所逐裴度固君子處厚豈小人哉一時之偏聽賢者有所不免耳若夫讒人側目鍜鍊媒孽又自古有之蠅之汙蛇之螫虎之噬非有憎於人其天性然也造物至仁不能使蠅與虵與虎不並生於宇宙之間又不能

生不汙之蠅不螫之虵不噬之虎易其本來之性天
且無如何而況於人哉避之不及避適與之相值亦
命而已矣所可喜者華雖遭此摧折平生剛正之氣
未嘗少餒將來以此任艱鉅成功名或再以此買禍
皆不可知要無損吾胸中之浩然也豈以一蹶遂委
虵隨俗哉其間默自觀省凡一言一動偏激不平之
處則旋發而旋改之激則非剛偏則害正氣質所累
不可不除耳苟據義理之至足則鐘鼎在前刀鉅在
後不足以動吾心而挫吾氣蓋有以持之矣足下善
良樂易情性自然但未知外物之所震能勝與否耳

數十年來天下士大夫以柔和畏愼爲賢而不貴骨鯁之節故不足以當大疑大難天下日卽於敝必有人焉支拄於其後而後可勝天下之變有其具無其時命也有其時無其具恥也與足下勉之而已

## 與人論文書

吾輩文字所以不及古人信乎術業淺才力弱也其大失在一篇之出必求勝於今人伸紙把筆悉心營度於意於詞之近且易者務盡去之用以奇古取勝及乎文字之成反與事理相遠夫文字動人正在能盡事理耳事理具於人心或不能詳之於口取於人

心注於我手勝彼口所自道焉則天下之至文在是矣若與事理相遠文字雖工如翦綵耳蟲魚草木安有生機哉退之作文最號奇古然集中書札往往如家人言何嘗嫌於近易也自後吾輩作文先治矜心勝氣推究事理力求其是斯得耳鄙近易而慕奇古殆觀乎其外者也

示彥詒彥振

吾幼時讀書鄰塾朝往暮還吾父設一撲滿於卧室之隅日令投錢五十文積至一千則以索貫之別儲一處常時紙墨之費則取諸此至端午中秋以及臘

盡以爲先生束脩之敬或薪米不給移用此錢臨時典衣以足其數或取吾母絡絲之值足之吾讀書至苦知其至苦心亦至專今所成就撲滿之力多也汝兄弟暖衣飽食延先生於家而日荒於嬉是吾前日以不得讀書爲苦汝兄弟今日反以讀書爲苦矣逸居而無教禽獸何遠乎今以此事告之懸諸壁間日一省視能戚戚於心則進矣如猶日荒於嬉頑石而廢井也下愚不移亦已焉哉壬午十二月喀什噶爾軍中書

復李學士師書

張季芳還伏讀賜緘及與張撫部書敬承種切並示八月間料簡入都無任喜幸補華在此間遇廣東京朝官語及海防莫不謂吾師左右鄉帥持器之欲厥功甚大而於籌餉一端亦受鄉人厚謗補華謂自古賢人君子可以致天下後世之尊推而不能獲鄉曲之譽與免鄉曲之毀鄉曲者其迹狎其意私可以狥俗情而不可以行公道者也況里豪市儈錢財重而性命輕勢利厚而忠義薄常時宴巨商饋貴客百品之陳千金之賺選伎徵優張嬉設博無所顧惜彼用以爲餌將五倍其出十倍其入也至鄉里小小旱澇

以及恤寡存孤欲其少出財衆已如拔毛割肉其痛在心若夫國家有大征役中土之憂外夷之禍給軍興備邊急使分十一而助之則與其捐於官毋寧劫於賊財未聚而謗已騰矣任其事者復爲同閈其井之人則結怨尤甚或至以不肖之心度之惟不忠愛俗不長厚難莫難於居鄉居鄉而籌餉又難之難者也然方事之殷羣搖衆懼吾師荷

國恩之重言士望之高承友誼之誠而際財力之竭欲不爬羅剔抉任千百里豪市儈之怨以救一省之危徒以出師命將有事贊襄是工於避謗巧於居功

上負　國而下負民者也有識之君子所以幽譏其心深服其事實不在彼而在此今者和議已成防軍已撤狡夷窺伺雖不可知數年之間冀可無事幸於其間少得休暇儲我才力志氣立乎其旁以審天下之樞紐事至則起而執之此吾師今日事也賜緘所及已盡出處之宜補華復云云者慮爲鄉師牽引未能果決耳幕府事省補華得以閉戶養心稍求實在旦晚望吾師來如赤子之待慈母也

復李悉伯書

惠緘拜悉伏維道履安適甚慰甚慰今月治河安有

奇計一如尊議逼海口疏河身培官堤困民堰而已就現有之財力指付得人四役並興各求其效古人之下策今日之上策矣勛公老於事者補華爲人佐亦有閱歷皆不主非常可喜之論也承示補華出都後常時有往還者頗肆詆議此殆無可較計者今日如得左右一詞之譽一字之毀則當瞿然於心何則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譽與毀足爲輕重也其他相知未深如補華之疏容貌詞氣必有不及自檢者以是詆議何以自解免乎且京師士大夫游處宴飲往往形容人短以相咲謔不必不足於心而故不足於口

又其習俗然也聞焉而怒誠淺甚矣反而爲仲由之喜亦非其情實也直如飄風墮瓦偶然被擊已耳西山夕陽其言悲愴獨不有古人之晚遇乎一日未死事未可知政須自壯其氣與年運相支拄耳弟服去官猶古之道京師人議論得毋如子厚所云孫昌亂之行冠禮乎補葬今年五十有二不爲甚老然憶八九歲時隨先子過從里黨里黨相待白鬚髯者如孫黑鬚髯者如子無鬚髯而壯者如弟自視最爲卑幼忽忽四十年僅如一昔遂盡反其偁謂人弟者漸而弟人人子者漸而子人人孫者漸而孫人輩行尊而

年齒長固知來日之短矣現在今者惟一母舅年八十五以甥呼之一表叔年七十以姪呼之今左右乃肯弟畜豈非聞聲而快幸者乎老之慕少凡事皆然頭白面黎猶得為人弟也家人書來大兒九月初舉一男與為人祖孰為人弟之樂歟去冬今春涉夏之半來往河干不遑啟處六月以後漸獲休止院署所居有林泉之勝日手一編閒吟清坐勞逸之相代若天運然秋盡霜清又領十萬指于役河干矣日出而起宵中方息每日食米得一斤半食酒一斤騎馬行數十里尚不知腰腳之困唯齒髮日敝不可奈何耳

左右猜贏盆以傷感甚以爲念

代張副帥復金將軍書

承示伊犂舊壤俄人於二月四日交還麾下卽於二十二日整軍前進營度一切事宜幷分布後路各軍使數百里間銜接一氣甚善甚善伊犂淪陷一十八年向時土著之纏民中原十五行省遣戍之罪犯索倫錫伯察哈爾以及綠營駐防換防之兵卒中原貿易之商賈與此四者室家子女肩摩轂擊充牣於九城之中自更喪亂饑饉刀兵流亡疾疫死者十之七八幸而尙存少者已壯壯者已老一十八年之間內

受漢回之侵欺外苦俄夷之征斂剝膚椎髓以爲供給呑聲飲血偷延視息蓋困苦極矣今得重爲王人如昏夜之復旦如爲奴婢而遭淩虐復還乎父母之側也其爲喜幸何如其望存恤何如所賴部分區處各遂其生而賑其不能自活者至伊犁四鄉纏民粟米之征薪芻之役牛羊駝馬之稅一二年中亦宜寛免築城濬濠成橋營室之事一資於兵不徵民力使如勞苦犇走之人得就美蔭休息調和血氣伸展支體確然知爲漢人之可樂此治伊犁之先務也漢回狠子野心泱難馴擾凶渠悍黨以俄國爲逋逃藪祇

可聽之郎其留伊犁者固在推誠猶宜防變沿邊各哈薩克兩國所轄一種所分骨肉姻婭聲息相通一十八年之間服役於俄者久於俄則暱於漢則疏可撫而不可信可用而不可恃若夫俄人留兵一年主客羼處易致違言而通商免稅包攬必多委曲以徇之事事處弱事事受欺而莫敢誰何非計也憤其處弱受欺上疏力爭不計聽否易於得名難於集事非計也貌弱而心强彼詐而我信隨時與事陰有挽回而不爲決裂之舉及此數年休暇養民練兵壯其本以勝之此治伊犁之至計耳雖然麾下提綱挈領者

也今日所急在得具邊才而通吏治者三數人分任其事從容治理此三數人者又在厚祿以贍之高官以期之使富而不貪勤而有賞然後各盡心力麾下得高拱而受其成辱承下問用布其愚麾下以爲當否

復王晉卿書

夏間託吳怡甫寄復一緘幷附所刻澤雅堂詩未審何時獲達嗣得惠書備承一一大著數種同時領到尚未卒讀也前見閣鈔知已選授靑神吾輩爲縣決無一切不肖之心特以親民之官隨事設施足以行

其所學耳然有四蔽必當矯拂者三不可矯拂者一

一則通脫自便生而已然一日爲縣錢穀出入則有鈎稽獄訟情僞則有推鞫紛至沓來日不暇給意苦神煩久生厭怠此必當矯拂者也一則率意任眞心無虞詐奴僕胥吏因緣爲欺似直而訐似愿而奸乘隙抵巇飾以情理信之不疑爲其所賣此必當矯拂者也一則讀書稽古結習至深智慮精神半在載籍事以蕞脞案或稽留文采風流誦於秀髦而民隱未察吏奸易滋此必當矯拂者也一則少日居鄉見貴倚勢富恃財摧壓賤貧無所不至及自聽理悉反所

爲貴曲賤直富絀貧伸持執成心或又謬誤此不可矯拂者也夫行其所學必依吏事去此四蔽視聽食息旦暮之間心之所縈獨於吏事如賈營貨農治田至纖至息不遺餘力生平所學運於吏事如鹽梅和羹但存其味耳高明察之以爲然否敬頌興居不一

復張廉卿書

廉卿仁兄有道九月十日書誦悉傾想之誠彼此莫二大著濂亭文鈔華於去歲讀之以柔筆運剛氣旋折頓挫自達其深湛之思並以經術輔之此於歸方作家所謂造其堂嚌其胾者也無任佩服所刻拙詩

皆四十以前之作規橅古人未離迹象乃蒙稱賞慚恧何如甲戌以後至去歲丙戌一十三年中續得千數百篇似乎變化從心能自樹立非於功力有加也自甲戌策馬而西踰泰度隴覩其山川雄厚關塞險阻與其人民性情習尚之殊廣野穹林堅冰積雪孤棲獨游感慨悽愴居左相幕府五年多識四方雄勇之士新疆之役身在事中耳平出嘉峪關循天山而南經漢軍師後庭焉耆尉犂姑墨龜茲溫宿疏勒諸國至河源三千里以上與鳥言獸面之民羼行襍處天時地氣更異隴中目見耳聞奇奇怪怪中閒又被

謗讒遭彈劾憂愁疾病形狀憔悴神識顛倒爲俗子厭鄙譏罵仰視天俯視地萬里一身無可告語其過至困其心至悲一一發之於詩又慮志之衰也蓄之使壯氣之激也揉之使和此一十三年來於詩稍能樹立勞苦患難而成匪由於呫嗶也異日錄副嘗就有道正之古文初學永叔已而苦其才弱遂專力於退之退之之門習之深醇持正奇崛傳授所自並究心焉介甫晚出其文極似退之譬之於人退之肉堅骨峻介甫過於戌削骨多肉少往往露筋然彼三子者固爲善學退之者也循流沿涉歷有歲年又念識

其子孫不可不知其父祖退之之學固有自來於是求之左氏傳求之公羊穀梁求之莊子求之國策求之司馬遷史記求之班固漢書於諸書之中頗見退之寖淫而得者又欲專意治經通其微言大義以究退之根本所苦人事如麻分其日力心之所營而力不逮力之所赴而才不高才之所勉而年不假一技之末不獲竟其業以待其成況其大焉者乎此區區隱憾於中欲爲知已告者也霜風戒嚴千萬珍重

致尚雅眞書

雅眞仁兄同年從者前月使人至京師附致一函計

登記室茲奉惠書具承一一贈詩切深喜往復情韻至佳如坐從者於庭親其顏色聞其言論也至用偏愛之意爲溢美之詞則讀之涔涔汗下耳三文敏所臨蘭亭知次第刊竟欲弟作跋語以書喻禪弟於三文敏如上堂忝座末契和尙棒喝不敢妄有贊歎也見與朗公書近狀至窘[illegible]米僕賃之資有待於接濟而猶汲汲於此事爲之啞然失笑昔者淵明居栗里甚貧顏延之贈錢二十萬淵明悉送酒家簞瓢屢空晏如也此誠賢達君子不以困厄累其心然揆之聖人之中道自當先朝夕之急而後及乎其他淵明之

事所謂賢者過之今觀從者殆與淵明同趣古今人甯不相及歟頭公亦言其雖爲債帥亥如從者頗欲成其賢達之志能緩急其用時時出於中道則尤善也附去舊刻澤雅堂詩及近刻詩話各一分乞是正之敬請箸安

致尙雅珍閣學書

兩誦手復謙之又謙仰見君子之心至虛善受無任敬佩弟於往還朋友間疏數厚薄淺深不能一致亥之淺者雖其人君子不敢與之言深分有所不可宜有待於後也今從者於弟曲聽如此亥不爲淺矣請

與深言可乎蓋從者憂貧太甚恐志氣爲之摧沮易困卦困亨貞大人吉夫至於困而猶亨且吉者以其具剛中之德又加之以貞也君子之處困其見於外者時其柔剛不以卑召侮不以亢取戾其存於中者則莫不以剛剛則志不挫志不挫則氣不餒志與氣足以禦困則雖朝夕不能自活此心泰然所謂困而不失其所也困而不失其所困亦亨困亦吉也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曾子振履歌商頌聲出金石用此道也且唯剛中可以出困凡志氣不自振者雖處富貴利達撫之而不困不獨貧爲然也剛中則不受

貧之困由不受貧之困卽不受富貴利達之困而亨且吉者在我矣此大人之事願從者振其志氣以應之者也必加之以貞者恐居困之極摧剛爲柔不能始終一節自棄其亨且吉者以致於失所也此弟所欲深言者也三文敏所臨蘭亭及從者自書者已從書肆取來自書甚佳亦何減三文敏也期許之過愧不敢當弟學術至陋又無史才何堪補脩十六國春秋耶

## 復孫少襄書

洋人議論以日本能改易國俗轉弱爲强崛起東瀛

比雄西部自第言之亦趙武靈王之變胡服耳其所以強乃其所以亡也日本立國千數百年國事領於上將軍而君建空名擁虛位於上上下相安未嘗謂異夫相安而不謂異至於千數百年必有可以久存者在也一日斥去上將軍而收其權焚典籍改服色購軍器通盟會一以西部爲師而效法之練兵造船滅流球而窺高麗所費不貲多舉國債君與二三臣自以爲舊邦新命啟宇於東各國復從而慫慂之如沐猴冠帶劢以鼓歌婆娑而舞不知向之爲上將軍者其宗族姻黨能俛首帖耳老死於編民乎民習國

俗千數百年能甘心焚典籍改服色以從西部乎亦刼於勢而不敢動耳高麗有魚爛之憂中國之力亦不足以救之天將甚日本之毒而厚其敗或以高麗畀之而人心未服國債無償吾恐螳螂之捕蟬黃雀在其後也譬之虛損之人驟服金石峻品精神十倍久之眞氣澌亡强陽飛越僵仆不能復救矣且商賈貸人資本貨物之利先供息錢一日折閱則以貨物抵資本而立爲貧人暴於外者甚而怨於內者深假於人者多而有於已者少凡楚之存亡不知其誰屬也所謂轉弱爲强者師外國之長而去我短貌外國

之短而用我長如是而已若介本國之制而盡變之乃所以為亡非所以為強也請藏弟言十年而出之必如左劵矣台灣近事未審何如朱一貴林爽文皆由勾結番民起事台灣固不憂外釁而憂內亂也

與吳摯甫書

摯父先生從者津門客次快接清光闓論古文之指歸佩服無已蓋生於方姚之鄉傳授有自學力又足以逮之故其言之深切而有味也補華二十餘歲時與同郡姚子展戴子高共學古文學之未成而姚戴相幾夭逝補華則犇走四方以營衣食竊見四方名

士爲此事者約有二途一則少習時文操之太熟聲律對偶把筆卽來如油漬衣澣除不去一則力矯時文之弊掇拾奇字援用僻書棘句鉤章不可上口以謂二者雖不同術其於此事甘苦槪乎未知不足引以求益遇有人事之暇求之退之介甫永叔之文歷有年所然用心雖勤用力雖久造詣之所及淺深離合亦不自知獨學無友年將老而業未成可歎也今聞先生之言論囧知於此事甘苦歷之極深乃者棄官授徒舍簿書之煩專力於此事其必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接迹於方姚無疑也雖死喪之戚憂患之集

不能無動於其心然於人事爲不幸施之於文字固自道其性情愁苦而易好也其能制感憤不平之氣一出於和平則視學道之所至而已觀先生之棄官授徒泊然自守不可謂非學道者也若補華則獨學惘惘有類冥行朋友講習之義尤有望於先生伏唯鑒其誠而終敎之由忠之言不盡一一

復吳摯父書

令弟東來得從者五月十五日手書抑然自降若無能少異於庸人而稱許之詞越分踰量君子誘掖爲善之心固若是絀已以就人歟循誦再三惶恐愧赧

至疑補華前說欲制文章之感憤謂古來文章之佳者必有偏激不平之氣屈原莊周韓愈氏其尤最也雖視世俗小夫戚戚於貧賤怨天尤人與夫反乎此者睥睨一切譏駡笑侮不復自爲覊檢其感憤之指不同而按其文詞要不得謂悉中於和節然而三子者之於道概乎有所聞焉者也愚謂執是說也不獨三子爲然雖孔子亦有之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閔窮也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歎老也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嗟卑也豈得謂非不平之鳴哉然所爲閔窮者閔道之窮耳所謂歎老而嗟卑者道

在於其躬以歲之不與而權之不屬堯舜禹湯文武之傳將自此而泯耳此如天地之氣陽鬱陰凝久而不泄發爲風雷而一鳴焉自然之應非別有偏激而然也夫人喜怒哀樂涵於性而著於情發而中節皆謂之和其無不中節者孔子也三子者文章誠有偏激不平之氣取其合於道者所謂怒與哀之和無戾於孔子者也補華前說亦懲世俗二者之感憤耳若夫人心世運與吾身之進退相係憂道之君子有所感憤而託之於文章而又迎而距之過其詞而採其氣是亦怒與哀之和爲吾性中所自具雖三子去今

遠矣長言永歎其精神固流遍於千百載之間而文章之佳無令古一也豈有頑然情索薾然氣盡反爲有得於道哉區區所見大雅以爲何如

致甯陽令

民饑甚矣鄙人被檄南來欲與諸邑大夫謀所以散錢出粟緩民旦夕之死古者行軍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取其有戚哀之義民死於兵及與死於溝壑何異耶是可用爲事例矣鄙人所至勿勞置頓但埽灑一室可以栖止盛水滿器可飲可濯門外散隸二三人有事任驅使足矣凡飾於外者一切除之日食蔬米

自載以從民之糟糠而官厭魚肉尤非主所以敬客與客所以愛主也請自君始轉告諸邑大夫必諒此意

復朱伯華書

承示捍水情形仰見賢勞備至蟻穴無潰匪由天幸直賴人功甚佩甚佩山東之河一決於章邱再決於齊河三決於長清水南入小清河北入徒駭河章邱齊河長清三縣以外高苑博平樂安禹城臨邑商河惠民霑化咸在衝波激浪之中死者不可較計生者數十萬衆蕩析無餘開口待哺困憊之狀啼號之聲

閉目掩耳不忍覩聽豈天將盡山東百姓之肉飽餕
龍蛇耶抑釀亂蘊孽託始於河患耶蒼蒼難知憂患
何極按山東大清河廣不踰二里狹不過半里河身
淤塞平與岸等挈河南不能容之水悉以注之如百
萬之師舍曠途而趨隘巷如飲酒者罄壺之所受而
以樽盛之隄障又極卑薄欲求無決烏可得耶烏可
得耶挽河南徙國力未能河不患山東必患直隸久
患山東亦終患直隸天將於是安施耶人將於是奚
救耶氣數適丁智能盡索如何如何日來奉檄振給
齊河之民登高四望唯見滔滔臨書愴然不覺其詞

之廼

與寳竹坡書

先生天下之畸人也率性而行不事緣飾合乎天而遺乎人天之亨我也順之其困我也亦順之人之譽我也聽之其毀我也亦聽之凡所謂升沈榮落豐嗇樂苦變易於前者如吹劍首一吷而已矣其於吾心無一毫之增損塊然其處耶翛然其游耶仰視古俯視今愴然其悲忻然其喜莫省其悲喜之故耶其莊周列禦寇之儔耶非也康正之守忠孝之誠根乎性而宰乎心莊列其外而儒其中者也補華之知先生

如此然而懷之十數年不求自通於左右何也山川阻長末由款接以謂先生之為人我知之矣必先生之知我也士殉聲氣走名譽楞然無有者徧天下於先生無一日之雅何從而別我也日者汪生自京師來具道夅夅之意幷索刻詩然後嘆獨行之君子具有異量之美好善之優疇昔所隱度妄自外也刻詩自戊午至癸酉少作不足觀茲寄一分正之秋冬當至京師公事既畢乘單車從羸童出入蓬藋之徑遇有游服小冠徒行無偶而深秀之氣隱然眉眼間者知非他人必先生也將拉入酒肆狂歌痛飲出胸中

之奇而告之先生其許我耶

復李越縵書

越縵老兄同年左右胡伯槃來持有惠函具承一一四月間朋齋尙書出示手書尾有念弟之言及朱湯兩君還自京師復道左右之懇懇幷其音問缺然之故固知我輩情好結自寸心不以形迹之數疏斷也左右生平諸艱備歷近歲家庭之變骨肉之慘憂愁疾病與世愈左而又凋年急景無田可歸宜其言之愴悢未由自釋然天之佑庸人而厄賢者自古已然莊生有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得之至也又

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我存安其所無奈者則身世之所遇雖至困阨不能害其神明之和神明之和歷困阨而無害則已立存而不亡之本而施於行爲見之作述者皆枝葉之發舒附離於本者也左右志節氣誼學術文章爲海內士夫所推仰前後居京師幾三十年輩行之尊無與倫比雖蹇連浮沉於國家大計無能少有裨益然賴以行正道持清議聲望隱然賢者有所依歸不肖者有所畏憚後生小子從而考德問業有所師承又於其閒覓其斐然作述之志以別沒世之無稱外以成物內以成已就所居以爲量

於性分無有不足此其存而不亡者天亦不能息左右也與左右親厚者冀左右為試官網羅天下方聞之士冀左右居言路陳政治之得失辨人材之邪正此其殷勤期待固發於胸中之誠與天下之公然其得不得之數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愛者忘者舉無能用其力且得與不得與左右之存而不亡者亦無所增損故區區之愚唯願左右於天之所加順而安之養其神明之和以豐其本雖日來日無多而老氏所稱死而不亡曰壽吾輩當不諱其死而自致其不亡左右以為然否此在齊河振廩災民至九月初可以

蕆事冬閒當一謁吏部入事粗畢與左右罄五年之所積連日夜而語之手復敬候興居

復陳晝卿書

昨論防河眷惠還答設施各事意見差同至議上游李家岸鑿一橫河分清河之水以入徒河下游南北王莊鑿一橫河導徒河之水仍入清河合流自利津出海而塞徒河之下流以謂下游地勢南高北下河水不能仰行並疑壘石塞河上易漫而下易陷欲自李家岸以下徑用徒河由陳家廟出海弟於丙戌二月自清河北岸南北王莊騎馬抵徒駭南岸兩河相

間不過三里地勢平衍無所謂南高北下或曰濟陽臨邑之交地勢實如執事所云則水自李家岸而下不百里而已仰行卽如執事之議下游徑用徒河導之入海亦恐折而旁趨挽之不還而關之不及部議更何論乎且執事議下游徑用徒河亦非至計按淸河九百里間大抵寬踰二里狹過半里徒河自流鐘口至海亦寬踰二里其自禹城至惠民寬至四五十丈狹或一二十丈然則挈汴河之水悉注淸河淸河實不能容挈淸河上游之水悉注徒河徒河反能容乎卽堅築北隄以障之怒而決者或可障滿而溢者

不可障也況中閒地勢南高北下隱若建瓴乎徒河不能容必入於馬頰馬頰不能容必趨益山慶雲以注天津安得爲京畿之南蔽乎故徒河可爲上游之分河不可爲下游之正河也分則受水少挈全河之溜止十三四又於濟陽臨邑之交徙其民空其地水消則行於河中水長則行於地上得所游衍以紓其力且消則下受之長則高受之以水勢就地勢易仰行爲平行有三四分之溜足以行游北隄復有以障之既不虞其怒決亦不至於滿溢大溜之六七仍在清河清河亦足行淤此分河之利多而害少也若出

海之路以弟議爲難行則用執事之議仍於南北王莊鑿一橫河導淸河以入徒河自陳家廟出海而塞淸河之下流由南而北由高而下地勢至順河必暢行且與弟前議所謂分以殺其勢合以厚其力者又相符也至疑壘石塞河上易漫而下易陷此就迎溜者言之耳若鑿橫河引溜逝之復於河之對岸增設挑溜之法則自橫河以下皆漫水耳又展數里至漫水之尾相地壘石以塞之無溜刷其根有淤以護其體何憂以陷其上隆起如橋梁然何憂於漫鄙意李家岸以下以淸河爲幹徒河爲支南北王莊以下以

清河為沼徙河為川陳家廟以下則為兩河之壑執

事以謂何如敬候興居